

“上门”和“掌门”

□ 吴翼民

有道是做女婿难，殊不知做上门女婿更难。

三十余年前，解决了夫妻分居，我却做了上门女婿。虽不是入赘，却也有“寄人篱下”之感，所以当我赴任时，亲朋好友都殷切关照，母亲也再三嘱咐，不外乎做上门女婿要少开口多动手、嘴要甜手要松之类，我铭记在心，开始了实践。说实话，我是心怀忐忑赴任的，盖因在与妻恋爱时受到过岳母的阻力，我谑称之为“哥莎曼皇后”的干预。其实这也合常情，那时我在县剧团跑跑龙套、兼当会计，偶尔上个主角，而岳父母一个是市级剧团的团长，一个是主要演员，还分别是市和区的人民代表。其实二老自己吃了一辈子“开口饭”，反是对文艺界有着本能的排斥，说是再不愿小辈也揶着“百叶包”（铺盖）过码头，（巡回演出）那时虽然我做上门女婿时已经有了学历、而且当上了创作干部。

初赴任，住在岳家的小阁楼，与岳父母同屋而同寝，这是含糊不得的，我必须谨小慎微、步步为营，我得主动揽下许多家务——从前从不抄篮买菜，我得风风火火直趋菜场，学会了与菜贩讨价还价，学会了合理调配一天的菜肴；我得大清早率先在大杂院向阳处架起晾衣竹竿，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占下个大木盆，与妻搭配着“哗哗”洗涤被单；我不可思议学会了杀鸡宰鹅，尽管初时弄得个被杀的鸡鹅套着脑袋满院狂奔、鲜血飞溅、极是狼狈，但我毕竟显示了我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更有意

思的是我的烹调技艺突飞猛进，本来我略能烹调得些老家的苏州菜，好了，做了上门女婿，我学得了烹调上海菜（岳父母是上海人），还有取大杂院各家之长的特色菜。

其实，岳父母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见我勤勉，反是主动揽干家务，对我这个上门女婿褒奖呵护有加，他们更关心着我的前途，想方设法为我的写作提供便利，夏点蚊香、冬递热茶，向我提供素材，帮我构思作品，有时我与岳母深谈剧本创作，谈到得意时，彼此会忘情开怀大笑，我每有作品发表，二老会一同与我分享收获的喜悦，他们也每每会在同事朋友面前夸耀我这个上门女婿是如何的才貌双全……

时日不长，我就感觉到做上门女婿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鳃头鳃脑，而是充满了幸福，譬如在餐桌上，岳父母总是让我上座，有好吃的也总是先想到了我。一旦我生病落痛，岳父

母总是嘘寒问暖，比如有一阵子我牙有不适，岳母就陪着我到熟悉的医院和医生诊治补牙。看到老人家伴我蹒跚而行，我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于是想到了故乡苏州的一句老话，叫做“观音山轿子——人待（抬）人”，意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应该建立在彼此关爱的基础上的，不想付出，只想得到是行不通的，你下不得厨房，你也甭想上得厅堂。懂得了这个道理，做上门女婿有何难哉？懂得了这个道理，每个家庭都能和和美、长相厮守。再推而广之，由家事而国事而天下事，不都是这个道理么？

而今，岳父母皆去世多年，我也临了古稀之年，由上门女婿升格为掌门女婿，负担起了撑持家庭、培育后代的职责，当然自己也早有了女婿啦，虽然掌门了，却仍谨谨然执守上门女婿之礼而不敢懈怠也。



景和春静

彭涛亮作

□ 顾仲源

退休多年，骑着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禁不住浮想联翩。

1969年2月，16岁的我插队落户于上海县新泾人民公社程桥大队张泾生产队。那年代，队里的年轻人如果年底分红后能买辆新的自行车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好在我父母是双职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当我提出分红后买辆新自行车的想法，父母也就“批准”了。

当年上海郊区五金店里大多是普通的28英寸男式自行车，价格在120元左右，但我看不上眼，我要买一辆“时髦”的“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与普通的自行车相比，当年称为“花式车”的永久牌17型或凤凰牌18型所配

的黑色全链罩、那闪闪发亮的“克罗米”（电镀铬的俗称）书报架（后座的俗称）、单撑脚、双铃，骑着才“扎台型”呢！郊区没有我到市区找，在静安寺的“得利车行”，正巧有一批不久前刚进货的永久牌17型自行车。我当即买下，记得花了160元左右。

新车最多的用处当然是“谈朋友”，当年我前往三四公里外的女友家、相约去看电影、外出游览，骑着这辆永久17型有多风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的农村到上海县机关单位工作，上下班乘公交车了。“女朋友”也于八十年代初安排进了国营单位工作，我们结为了夫妻。这辆自行车成了妻子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有了女儿以后，这自行车横档上安了一只小坐椅架，女儿坐在椅架上与妈妈一起“上下班”，到单位的托儿所、后来又到天山新村幼儿园。这情景成了女儿难忘的回忆。

到八十年代中期，靠亲友

忆往昔

难舍「老坦克」

的自行车票，我买到了一辆心仪的永久13型自行车，而那辆六七成新的永久17型放在寄售商店卖得了一百多元钱。

永久13型自行车，是上海自行车厂当时制造生产的一款高档自行车。妻骑着这辆高档新自行车上下班赢得了不少同事的羡慕，骑在路上既风光又可省力些。有时遇到休息天陪妻子“回娘家”，我就又担当起“车夫”的重任，让女儿手握龙头坐在前面横档上，我骑上车后，车旁扶着车座的妻子紧迈几步、侧身踮脚轻轻一跳就坐上了后座。一辆自行车一家三口骑行在马路，这可是当年不少“三口之家”的“回娘家标准版”哦！

现在，永久13型克罗米的部件已是锈迹斑斑，原配的牛皮座垫早已裂坏换成了人造革座垫，还用深色布袋包裹着。但车架前方的“永久”铭牌依然显眼、焕发着昔日的光彩，中竖档管上“PA13型”的标贴依稀能辨，龙头塑料握把和脚踏板上的“永久”字样安然仍在。

退休的我经常到老家看望父母，还是骑着这辆自行车。母亲去世后，我仍骑车去看望父亲，“送部脚踏车依还勒辣用”，年迈的父亲倚在窗前，看到脚踏车若有所思道。

如今，三十多年“高龄”的永久13型自行车仍然陪伴着我。尽管我骑着这辆“老坦克”在非机动车道上，与无数电动自行车同向而行显得有点不入流；尽管家里也备了私家车，但是我仍不忍将它抛弃。

回味点点滴滴，我从心底发出“天翻地覆”的赞叹。这是迈入小康社会，体会今昔两重天的对比，也是回望过去发自肺腑的感慨。一辆自行车承载了这么多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隔代亲

奶奶和孙女

□ 魏鸣放

“铲刀。竹篮。冬阳。麦地。”

那一年，那一片天地间，仅有两人。像是有一个摄像镜头，在高高的天上。

“田埂边两个长长的影子，一个瘦，一个胖。”奶奶瘦，孙女胖。孙女，渐渐地胖，胖成了一个大大的成人。奶奶，渐渐地瘦，瘦成了一个小小的老人。

“一个蹦蹦跳跳。一个摇摇晃晃。”每一个人童年的路，都是这样走来。每一个老奶奶的路，都是这样走去。

在田头，奶奶“枯枝般老手翻飞”；在街上，孙女“鸟雀般歌

声飘荡”。

奶奶的劳作，换来了“满篮子荠菜鲜绿”。鲜绿，绿到了极致，就是一种叫做祖母绿的宝石。这一些绿宝石，换来了孙女心仪已久的课外书，朝思暮想的白色护士鞋，梦寐以求的碎花小蓝裙……今天，有人会说，这样的东西，太小，太小。然而，更多的人会说，在人之初年，这样的东西，太大，太大，大过了天地和宇宙。

一个“模糊的竹筐箩”。为何模糊？年代久远。然而，里面的一切，日渐清晰：“报纸片扎成三角包的五香葵花子儿，一罐红红绿绿芋头丝或藕丁腌制的辣椒米渣，一袋花花绿绿的

什锦饼干、糖。”

就这一些？就这一切。

让我们，跟随祖孙两人，回到电影露天广场，看一边“空旷高墙上挂起的白色幕布。没有招徕，只在落座的人群里穿梭。迅速、默契地交易。”祖孙两人，“老的在前，小的随后。”不看电影。那年头，看电影对于农家的孩子，太过奢侈。那年头，还有那么多，那儿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美物”，胜过一逝而过的电影画面。

电影终将散场。赚来的纸币硬币，还可以换成“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油豆腐面”。长长的桌上，一边是奶奶，一边是孙女。奶奶不吃，看孙女吃。

“我风卷残云，意犹未尽；你满目慈爱，皱纹如菊。”

岁月还在走着。胖的，大了。瘦的，小了。奶奶，“你总站在那里，拄着拐杖。翘首，看孙女回来的方向。”奶奶拄着拐杖，依着柴门，开始了等候的日子。奶奶的拐杖，成了孙女眼中擎天的立柱。

终于，有一天，时光开始倒走。农家孙女初长成。“奶粉、红糖、面包、方便面、火腿肠……”，这是孙女的回报，回报奶奶的亲情。这是奶奶的满足，也是普天下老人的幸福。

奶奶，奶奶，让我，陪你走向永远。

为什么有一种祖孙之情，

经常胜过了我们与父母之间？

祖孙两代，是过去，也是未来。一个将行，一个刚到，这是两种生命的交点，交集在人生的童年。因为隔代，奶奶注定要比我们的父母走得更早。因为童年，有一种祖孙亲情，正因短暂而永远长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我们，在一天天长大。老人，在一个个走过。直到有一天，直到我们自己成为老人。

常想，再去一次乡下，坐在自己奶奶的坟边上。不思不语不响，让自己闭上眼睛，只为再见“那双枯枝般的、温暖如初的手，牵着我，走过田埂，逡巡在麦田和菜地，穿梭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们，会不会将天上的鸟鸣，幻听成一种永久的梵唱？